

▶ 随想录

## 如数“嘉”珍州桥头

杨培怡

上世纪三十代到五十年代初，大家都把州桥周边叫“州桥头”。那时州桥两头坡度不大，桥面也不如现今高。桥的沿河两侧都开着小店铺，桥南堍东边是下塘街，西边是栅口弄，和现今基本相同。再往南点就是州桥最热闹的地段塔前了。其中，塔厅是当时的休闲娱乐场所，那里早上是茶馆，下午和晚上是书场，还曾经营过剧场。

一到新年，州桥头就成了嘉定城人流最集中的地方。塔厅北侧的南大街，有不少摆地摊的，有套泥人、看西洋镜、木偶戏……凡是平时不常见的各种玩档，纷纷出笼，供人娱乐消遣；各种地方特产也在此叫卖，热闹非凡。

州桥稍南的法华塔，又叫金沙塔，是嘉定的标志性建筑。那时的金沙塔是开放的，愿意的话可以一直爬到塔顶。如遇晴天，万里无云，极目远眺，在塔顶还可隐隐看到昆山的山顶。

当时的州桥头还集中了嘉定最著名的一些商铺。如塔厅对面的“公顺昌”，是当时嘉定最大的酱园，它在嘉定各处还设有分店，零售批发兼营。

“公顺昌”南有一家中药房叫“同颐庆”，规模也不小，除配药外还有郎中坐堂看病，为病人提供了方便。“同颐庆”至今还在，不过位置已南移至张马路路口。

“同颐庆”南侧是“复兴馆”，它和

东浦桥堍的“吴家馆”以及西门外大街的“陆家馆”是嘉定有名的三大饭馆。

“复兴馆”的南隔壁，是嘉定有名的百年老店——清同治年间开办的谭永生伞店，主要生产大众日用的雨纸伞，解放后也生产一些经久耐用的黄色雨伞，因质量上乘，不仅在本地热销，还销往江苏太仓、上海崇明等地。

伞店南隔壁是一家藤制品店，南对面还有一家“世界书局”，它和州桥北西边“衙前口”附近的“三友书局”规模都比较大。它们不光卖书，还出租小人书、小说书，同时也从事印刷书籍的业务。我读小学时，常去这两家书店租小人书和小说书看。由于去得太勤，后

来店员都认识我，得到过不少方便与优惠。

记忆中，“公顺昌”北边还有正昌乾南北货店、华美大药房等。

州桥北西边的“衙前口”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还有一家“混堂”（澡堂），外公还带我去洗过澡，让我记忆犹新。

桥北就是察院弄，进弄一百米左右，西边有家“永乐剧场”，它是解放前嘉定城唯一的一家正规演出场所，绝大部分时间演出绍兴戏（越剧）。当时的嘉定人对绍兴戏可谓情有独钟，除常锡文戏（锡剧）和申曲（沪剧）还有些市场外，其他剧种几乎无立足之地。再往北走是纪念民族英雄侯峒曾自尽处

的“叶池”所在地。

州桥北堍往东，在东浦桥西有家名叫“吴家馆”的饭店，也是远近闻名。银爪甲鱼、大肉馒头、羊肉面、炒鳝糊是该店的招牌产品，经常顾客盈门。

“吴家馆”旁有座不高的拱形石桥——“东坡桥”，横跨于南北向的横沥河之上。东坡桥旁还有一座名为“矮凳桥”的平板石桥，它是东门城内练祁河上的第四座桥，其南侧是塔影下的高大石拱桥“石灰桥”，西侧就是州桥。

这州桥附近的“四桥两河一塔”，构成了江南水乡中少见的美景。如今，“州桥头”仍是游客到嘉定一游后，摄影留念的不二去处。

## 立春

戴达

## 立春：破茧而出的蝴蝶

蝴蝶被包围，  
蝴蝶被毛茸茸的雪包围，  
蝴蝶被千年不会融化的雪包围。  
要有多大的勇敢，  
要有多大的力气，  
才能冲出重重包围！  
蝴蝶冲出来了。  
振翅一飞，  
飞出了  
2020年的春天！

## 喜欢

我喜欢燕子。  
燕子在春天飞来。  
我喜欢布谷鸟。  
布谷鸟在春天叫了。  
我喜欢小草，  
小草在春天从土里钻出。  
我喜欢它们，  
因为，  
妈妈是在春天里生下我的。

## 春天里，我遥望故乡

满坡的迎春花，  
我用一江春水浇灌。

满目的乡情，  
我用一江春水浇灌。

春水，  
流自我白雪消融的眼睛。

## 春天的喊叫声

春天的喊叫声  
爬上光秃秃的树，  
树伸出绿色的巴掌，  
拍手欢迎你。

春天的喊叫声  
爬入睡着的花朵，  
花朵张开五颜六色的眼睛，  
笑咪咪看着你。

春天的喊叫声呀，  
什么时候  
爬呀爬进我的心田呢？  
我等着你！

## 燕子飞来了

燕子飞来了，  
燕子从春天的鸟巢飞来了。

驮着滴答滴答的春雨，  
驮着迎春花嫩黄嫩黄的笑容，  
燕子飞来了。

我摘下冬天的棉帽，  
抛向春天的天空。  
燕子燕子，  
你就到我的棉帽里筑窝吧，  
棉帽里有我童年的体温哩！  
燕子没有听见我的呼喊，  
但闻到了我那棉帽里  
暖暖的、暖暖的童年气息。



红梅迎春 沈强/摄

## 算盘

顾纪荣

算盘曾是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工具。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，它逐渐被计算机、手机等电子产品替代。但对于我这个与算盘亲密接触三十多年的人来说，要放弃它实在不舍。

1981年，我顶替父亲进入五金燃料公司做煤炭发货工作，就坐在河岸码头的磅棚间里，同阿拉伯数字打交道。加减乘除，全靠父亲用了多年的—

只17档算盘完成。由于学艺不精，多有手足无措时，幸亏父亲离休后没离开岗位，手把手带着我。

冬天，磅棚间里西北风吹得呼呼响，手指上都是冻疮，有时肿痛得不能拨算盘。但越到冬天越忙，父子俩只能咬牙坚持。一次，父亲在外指挥装卸船只，我独自结算发货数量，因思想不集中，加上原本珠算就不熟练，账单结算

时把两份数据算错，临到下班账目还轧不平。父亲知晓后火冒三丈，用手中的算盘往我身上敲打。那天，为弄清账目只能延迟下班。第二天，父亲又逼我每天抽出时间练习算盘，这次教训让我印象深刻。

如今，算盘虽然已退出历史舞台，但每当看到橱里的这只算盘，就会想起我和父亲在磅棚间里度过的冬日。

## ▶ 岁月留影

## 岁月深处米花香

王蕙利

2020年，农历是庚子年，当为鼠年。说起鼠，恐无人好感。人类对鼠如此憎恶，全在于这种畜牲生来好与人为敌，毁坏庄稼、与人争食、传播疾病、危害健康、破坏建筑物。据估计，目前全球有鼠类四五百种，“鼠口”三百多亿，相当于“人口”四倍多。我国每年农田鼠害发生面积多达二千多公顷，损失粮食三十多亿公斤。全世界每年被老鼠吃掉的粮食三千多万吨，可养活二亿多人口。据记载，世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规模鼠疫，分别发生于公元六、十四和十九世纪，死亡人数计二亿人。鼠之可恶，数不胜数。

然而，它却位于“十二生肖”之首。论相貌，可谓是最丑的；论体形，可谓是最小的。然而，其它动物倒买其账，这其中奥秘何在？依愚之见，鼠列于“十二生肖”之首，其因除了十二种动物中它每日起身最早，即子时起身外，还与其智商有关。毕竟连大象都见其怕，虽说大象一脚便能踩死它，但毕竟因太笨拙而难以得手，相反鼠只要略施小计便可钻到大象鼻孔里危害大象。所以，鼠位于“十二生肖”之

首，源于其智商。

俗话说：“生万物必有用。”虽说鼠可恶、可恨，然还有一点“开发利用”的价值。如鼠毛可制药、鼠须可制笔、鼠皮制革，鼠内脏可提炼成药，鼠肉美味可口，民间有“一鼠胜山鸡”之说法。在医药研究中，鼠早已成为科学家的助手，经过特殊训练的鼠，还能帮助人类寻找矿物、寻雷、侦察等。有鉴于此，刘基在《感时述事》中说：“鼠璞方取贵，和璧非所珍。”

自然界中的鼠尚有一点“开发利用”价值，但那些混迹于人中、披着人皮的“人鼠”，则无丝毫可取之处。这类“人鼠”好乔装打扮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、破坏性。《诗经》说：“硕鼠硕鼠，勿食我黍。”《晏子春秋》说得更透彻，齐景公问晏子治国何患，晏子答曰：“社鼠。”当今之“人鼠”即群众戟指痛恨、交口厌恶的腐败分子。对待他们，更要加大打击力度，决不甘心手软。只要依靠党的坚强领导，依靠制度、政策和法规，依靠人民群众，他们亦难逃百姓的火眼金睛，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疏而不漏的法网。

儿时冬日，随着一声声“爆炒米花喽”，那洪亮的、划破冬日寒冷天空的粗犷吆喝声，点亮了孩子们暗淡了整年的眼帘，呈现出来生机。

爆炒米花的师傅，多是一些上了岁数的外乡人。每年，他们像候鸟般按时来到村里，择好一处巷口、墙角，歇下挑担，做起自己的营生。而原本起哄欢呼一路跟着师傅身后的孩子们，此时也各自飞奔回家，缠着大人去爆米花。印象中，每次当外婆拿好米箩和小米，带着我一路小跑来到爆米花摊上时，那里早已排成一支由大人、小孩外加各式碗、杯、袋、篮组成的，弯弯扭扭，延伸得很长的队伍。

等待的过程是幸福的，也是漫长的。好不容易轮到我家了，只见师傅先将那个架在风炉上、长南瓜似的爆筒竖起，打开头部的盖子，而后接过外婆递上的大米倒入筒内，并加些糖精。待

一切准备停当，在凳上坐下，左手开始有节奏地拉起木风箱，右手则不紧不慢地摇动筒端的摇柄。

随着风箱咕嗒咕嗒的“呼吸”声，不一会便有浓烟升起，火苗也从炉内煤炭的隙缝中窜了出来。爆筒在火上不停打滚，筒中渐次传出爆裂的声响，香味开始也随之弥漫开来。

此时的师傅，除了继续不停地摇着摇柄，还会时不时看一眼旁边的气压表。约莫十分钟光景后，当气压表走到顶头，师傅便停下下手来，把爆筒转向一只长长的麻袋，再从袋口边的孔洞插进一节空铁管，套住爆筒头部翘出的小把手，一边用脚蹬铁管，一边于胸腔内猛地爆发出一声呐喊——“响喽！”

话音刚落，原本在旁正看得出神的孩子们，立即像受惊的麻雀一样四散逃开。胆小的我更是捂着耳朵，躲到

外婆身后，视线却仍旧牢牢锁定着那个即将发出巨响的摊头。

只闻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爆筒发出了酝酿已久的能量。香喷喷、白乎乎的米花于一片热气腾腾中蹦进了袋里，刚才还扁扁的袋子立马像变魔法似的鼓胀起来。此时的外婆，已将米箩递到袋口边。眼瞅着白花花、有着珍珠般润莹光泽的米花，渐渐堆满米箩，早被那四溢香气给勾去魂的我，忍不住伸手抓上一把。刚爆好的米花，干燥松散，捧在手上热烫烫的。凑到嘴边含上几粒，清脆芳香，略有些甜，转瞬便与唾液相溶而化，连同炉火的余温吞下了肚。

其实，较之现在的新式产品，传统炒米花在香甜度上要逊色许多。但或许是它独有的那份在铁筒中一路摇出，淡如风、浅似雾，弥漫很久的烟火气，使之至今仍在我的记忆深处飘散！